朝野僉載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朝野僉載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隋辛亶為吏部侍郎，選人為之榜，略曰：「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裏銜恨先生，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：『當今天子聖明，群僚用命，外拓四方，內齊七政。而子位處權衡，職當水鏡，居進退之首，握褒貶之柄。理應識是識非，知滯知微，使無才者泥伏，有用者雲飛。奈何屍祿素餐，濫處上官，黜陟失所，選補傷殘，小人在位，君子駁彈。莫不代子戰灼，而子獨何以安？』辛亶曰：『百姓之子，萬國之人，不可皆識，誰厚誰親。為桀賞者，不可不喜；被堯責者，寧有不嗔。得官者見喜，失官者見疾，細而論之，非亶之失。』先生曰：『是何疾歟，是何疾歟！不識何不訪其名，官少何不簡其精。細尋狀跡，足識法家，細尋判驗，足識文華。寧不知石中出玉，黃金出沙。量子之才，度子之智，只可投之四裔，以禦魑魅。怨嗟不少，實傷和氣。』辛亶再拜而謝曰：『幸蒙先生見責，實覺多違。謹當刮肌貫骨，改過懲非。請先生縱亶自修，舍亶之罰，如更有違，甘從斧鉞。』先生曰：『如子之輩，車載鬥量，朝廷多少，立須相代。那得久曠天官，待子自作。急去急去，不得久住。換取師巫，卻行無處。』亶掩泣而言曰：『罪過自招，自滅自消，豈敢更將面目，來汙聖朝。』先生曳杖而歌曰：『辛亶去，吏部明，開賢路，遇太平。今年定知不可得，後歲依期更入京。』」

隋牛弘為吏部侍郎，有選人馬敞者，形貌最陋，弘輕之，側臥食果子嘲敞曰：「嘗聞扶風馬，謂言天上下。今見扶鳳馬，得驢亦不假。」敞應聲曰：「嘗聞隴西牛，千石不用

軥。今見隴西牛，臥地打草頭。」弘驚起，遂與官。

陳朝嘗令人聘隋，不知其使機辯深淺，乃密令侯白變形貌，著故弊衣，為賤人供承。客謂是微賤，甚輕之，乃傍臥放氣與之言，白心頗不平。問白曰：「汝國馬價貴賤「報雲：「馬有數等，貴賤不同。若從伎倆筋腳好，形容不惡，堪得乘騎者，直二十千已上。若形容粗壯，雖無伎倆，堪馱物，直四五千已上。若彌（音卜結反）尾燥蹄，絕無伎倆，傍臥放氣，一錢不直。」使者大驚，問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愧謝。

唐高士廉選，其人齒高，有選人自雲解嘲謔，士廉時著木履，令嘲之，應聲雲：「刺鼻何曾嚏，踏面不知瞋。高生兩個齒，自謂得勝人。」士廉笑而引之。

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，多加官賞，有為右臺御史者。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：「在外有何可笑事「元一曰：「朱前疑著綠，逯仁傑著朱。閭知微騎馬，馬吉甫騎驢。將名作姓李千里，將姓作名吳棲梧。左臺胡御史，右臺御史胡。」胡御史，胡元禮也；御史胡，蕃人為御史者，尋改他官。周革命，舉人貝州趙廓眇小，起家監察御史，時人謂之「臺穢」，李昭德詈之為「中霜谷束」，元一目為「梟坐鷹架」。時同州孔魯丘為拾遺，有武夫氣，時人謂之「外軍主帥」，元一目為「鵝入鳳池」。蘇味道才學識度，物望攸歸，王方慶體質鄙陋，言詞魯鈍，智不逾俗，才不出凡，俱為鳳閣侍郎。或問元一曰：「蘇、王孰賢「答曰：「蘇九月得霜鷹，王十月被凍蠅。」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得霜鷹俊捷，被凍蠅頑怯。」時人謂能體物也。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，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，引兵至趙州，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，王乃棄兵甲，南走邢州，軍資器械遺於道路。聞賊已退，方更向前。軍回至都，置酒高會，元一於禦前嘲懿宗曰：「長弓短度箭，蜀馬臨階騙。去賊七百里，隈墻獨自戰。甲仗縱拋卻，騎豬正南躥。」上曰：「懿宗有馬，何因騎豬「對曰：「騎豬，夾豕走也。」上大笑。懿宗曰：「元一宿構，不是卒辭。」上曰：「爾葉韻與之。「懿宗曰：「請以葦韻。」元一應聲曰：「裹頭極草草，掠鬢不葦葦。未見桃花面皮，漫作杏子眼也。」則天大悅，王極有慚色。懿宗形貌短醜，故曰「長弓短度箭。」周靜樂縣主，河內王懿宗妹，短醜；武氏最長，時號「大歌」。縣主與則天並馬行，命元一詠，曰：「馬帶桃花錦，裙拖綠草羅。定知紗帽底，形容似大歌。」則天大笑，縣主極慚。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，一足蹇，元一目為「行轍方相」，亦號為「衛靈公」，言防靈柩方相也。天官侍郎吉頊長大，好昂頭行，視高而望遠，目為「望柳駱駝」。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傴身，黑而且瘦，目為「嶺南考典」。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，身體垢膩，目為「光祿掌膳」。東方虬身長衫短，骨面粗眉，目為「外軍校尉」。唐波若矮短，目為「郁屈蜀馬」。目李昭德「卒（子銳反）歲胡孫」。修文學士馬吉

甫眇一目，為「端箭師。」郎中長孺子視望陽，目為「呷醋漢」。汜水令蘇征舉止輕薄，目為「失孔老鼠」。

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，項縮而眼跌，吉頊目為「逆流蝦蟆」。

周韻州曲江令朱隨侯，女夫李逖，遊客爾朱九，並姿相少媚，廣州人號為「三樵」（七肖反）。人歌曰：「奉敕追三樵，隨侯傍道走。回頭語李郎，喚取爾朱九。張鷟目隨侯為「臞亂土梟。」

周李詳，河內人，氣俠剛勁。初為梓州監示鹽亭尉，主書考日，刺史問平已否，詳獨曰不平。刺史曰：「不平，君把筆考。」詳曰：「請考使君。」即下筆曰：「怯斷大事，好勾小稽。自隱不清，疑人總濁。考中下。」刺史默然而罷。

則天革命，舉人不試皆與官，起家至御史、評事、拾遺、補闕者，不可勝數。張鷟為謠曰：「補闕連車載，拾遺平鬥量。杷推侍御史，碗脫校書郎。」時有沈全交者，傲誕自縱，露才揚己，高巾子，長布衫，南院吟之，續四句曰：「評事不讀律，博士不尋章。面糊存撫使，瞇目聖神皇。」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，對仗彈劾，以為謗朝政，敗國風，請於朝堂決杖，然後付法。則天笑曰：「但使卿等不濫，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，即宜放卻。」先知於是乎面無色。

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，項轅粗，鷟號為「飽乳犢子」。

唐鄭愔曾罵選人為「癡漢」，選人曰：「仆是吳癡，漢即是公。」愔令詠癡，吳人曰：「榆兒復榆婦，造屋兼造車。十七八九夜，還書復借書。」愔本姓鄚，改姓鄭，時人號為「鄚鄭」。

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，至樹墩城，聞劉尚書沒蕃，著靴不得，狼狽而走。時將軍王杲、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，遺卻麥飯，首尾千里，地上尺余。時軍中謠曰：「姚河李阿婆，鄯州王伯母。見賊不能鬥，總由曹新婦。」

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，不閑時務，博碩肥腯，頑滯多疑，臺中小吏號之為「媼」。媼者肉塊，無七竅，秦穆公時野人得之。

唐先天中，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，繞朝堂坊市，無所不至。上登西樓望之，師度堰水瀧柴筏而下，遂授司農卿。於後水漲則奔突，水縮則竭涸。又前開黃河，引水向棣州，費億兆功，百姓苦其淹漬，又役夫塞河。開元六年，水泛溢，河口堰破，棣州百姓一概沒盡。師度以為功，官品益進。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，自言明玄象，專行矯譎。京中語曰：「姜師度一心看地，傅孝忠兩眼相天。」神武即位，知其矯，並斬之。

唐姜晦為吏部侍郎，眼不識字，手不解書，濫掌銓衡，曾無分別。選人歌曰：「今年選數恰相當，都由座主無文章。案後一腔凍豬肉，所以名為姜侍郎。」

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，魏光乘目為「趕蛇鸛鵲」。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，目為「覷鼠貓兒」。殿中監姜皎肥而黑，目為「飽椹母豬」。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須，目為「醉部落精」。舍人齊處沖好眇目視，目為「暗燭底覓虱老母」。舍人呂延嗣長大少發，目為「日本國使人」。又有舍人鄭勉為「醉高麗」。目拾遺蔡孚「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」。又有殿中侍御史，短而醜黑，目為「煙薰地。」目御史張孝嵩為「小村方相」。目舍人楊伸嗣為「熟鏊上猢猻」。目補闕袁輝為「王門下彈琴博士」。目員外郎魏恬為「祈雨婆羅門」。目李全交為「品官給使」。目黃門侍郎李廣為「飽水蝦蟆」。由是坐此品題朝士，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。

唐貞觀中，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。嵩在廳會客飲，召女奴歌，閻披髮跣足袒臂，拔刀至席，諸客驚散。嵩伏床下，女奴狼狽而奔。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雲：「婦強夫弱，內剛外柔。一妻不能禁止，百姓如何整肅？妻既禮教不修，夫又精神何在？考下。省符解見任。」

唐郝象賢，侍郎處俊之孫，頓丘令南容之子也。弱冠，諸友生為之字曰「寵之？」，每於父前稱字。父紿之曰：「汝朋友極賢，吾為汝設饌，可命之也。」翼日，象賢因邀致十數人，南容引生與之飲。謂曰：「諺雲『三公後，出死狗』。小兒誠愚，勞諸君制字，損南容之身尚可，豈可波及侍中也！」因涕泣，眾漸而退。「寵之」者，反語為「癡種」也。

朱前疑淺鈍無識，容貌極醜。上書雲「臣夢見陛下八百歲」，即授拾遺，俄遷郎中。出使回，又上書雲「聞嵩山唱萬歲聲」，即賜緋魚袋。未入五品，於綠衫上帶之，朝野莫不怪笑。後契丹反，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，即酬五品。前疑買馬納訖，表索緋，上怒，批其狀「即放歸丘園」，憤恚而卒。

唐王及善才行庸猥，風神鈍濁，為內史時，人號為「鳩集鳳池」。俄遷文昌右相，無他政，但不許令史之驢入臺，終日迫逐，無時暫舍。時人號為「驅驢宰相」。

周有逯仁傑，河陽人。自地官令史出尚書，改天下帳式，頗甚繁細，法令滋章，每村立社官，仍置平直老三員，掌簿案，設鎖鑰，十羊九牧，人皆散逃。而宰相淺識，以為萬代可行，授仁傑地官郎中。數年，百姓苦之，其法遂寢。

周考功令史袁琰，國忌眾人聚會，充錄事勾當。遂判曰：「曹司繁鬧，無時暫閑，不因國忌之辰，無以展其歡笑。」合坐嗤之。

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，敕放致仕。上表不伏，於朝堂踴躍馳走，以示輕便。張惊丁憂，自請起復。吏部主事高筠母喪，親戚為舉哀，筠曰：「我不能作孝。」員外郎張棲貞被訟詐遭母憂，不肯起對。時臺中為之語曰：「侯知一不伏致仕，張琮自請起復，高筠不肯作孝，張棲貞情願遭憂。皆非名教中人，並是王化外物。」獸心人面，不其然乎！

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，試日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無非命也。今日誦判，無一相當。有一道頗同，人名又別。」至來年選，判水碓，又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曰：「我誦水碓，乃是藍田，今問富平，如何下筆。」聞者莫不撫掌焉。

周則天內宴甚樂，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：「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。」則天大驚，引問之，對曰：「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，近敕州縣征送，太有損折。」則天大怒，仰觀屋椽良久，曰：「朕諸親飲正樂，汝是親王，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。不堪作王。」令曳下。懿宗免冠拜伏，諸王救之曰：「懿宗愚鈍，無意之失。」上乃釋之。

周張衡，令史出身，位至四品，加一階，合入三品，已團甲。因退朝，路旁見蒸餅新熟，遂市其一，馬上食之，被御史彈奏。則天降敕：「流外出身，不許入三品。」遂落甲。

周右拾遺李良弼，自矜唇頰，好談玄理，請使北蕃說骨篤祿。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，臨以白刃，弼懼，食一盤並盡，乃放還。人譏之曰：「李拾遺，能拾突厥之遺。」出為真源令。秩滿還瀛州，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、瀛、冀、貝。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：「『孫』者胡孫，即是獼猴，雖可當也。『萬』字者有『草』，即是『草中藏』。」勸懷璧降何阿小，授懷璧五品將軍。阿小敗，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

之。

周春官尚書閻知微，庸瑣駑怯，使人蕃，受默啜封為漢可汗。賊入恒、定，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。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，知微謂令英曰：「陳將軍何不早降下。可汗兵到然後降者，剪土無遺。」令英不答。知微城下連手踏歌，稱「萬歲樂」。令英曰：「尚書國家八座，受委非輕，翻為賊踏歌，無慚也？」知微仍唱曰：「萬歲樂，萬歲年，不自由，萬歲樂。」時人鄙之。

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，兄憑弟力，父挾子威，鹹受囑求，贓汙狼藉。父挹為司業，受選人錢，湜不之知也，長名放之。其人訴曰：「公親將賂去，何為不與官？」湜曰：「所親為誰？吾捉取鞭殺。」曰：「鞭即遭憂。」湜大慚。主上以湜父年老，瓜初熟，賜一顆，湜以瓜遺妾，不及其父，朝野譏之。時崔、岑、鄭愔並為吏部，京中謠曰：「岑羲獠子後，崔湜令公孫。三人相比接，莫賀咄最渾。」

唐左衛將軍權龍襄，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詩。通天年中，為滄州刺史，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：「遙看滄州城，楊柳郁青青。中央一群漢，聚坐打杯觥。」諸公謝曰：「公有逸才。」襄曰：「不敢，趁韻而已。」又《秋日述懷》曰：「檐前飛七百，雪白後園強。飽食房裏側，家糞集野螂。」參軍不曉，請釋，襄曰：「鷂子檐前飛，直七百文。洗衫掛後園，乾白如雪。飽食房中側臥。家裏便轉，集得野澤蜣螂。」談者嗤之。皇太子宴，夏日賦詩：「嚴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團團。」太子援筆為贊曰：「龍襄才子，秦州人士。明月晝耀，嚴霜夏起。如此詩章，趁韻而已。」襄以張易之事，出為容山府折沖。神龍中追入，乃上詩曰：「無事向容山，今日向東都。陛下敕進來，令作右金吾。」又為《喜雨詩》曰：「暗去也沒雨，明來也沒雲。日頭赫赤赤，地上絲氳氳。」為瀛州刺史日，新過歲，京中數人附書曰：「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」正新喚官人集，雲有詔改年號為「多感」元年，將書呈判司已下，眾人大笑。龍襄復側聽，怪赦書來遲。高陽、博野兩縣競地陳牒，龍襄乃判曰：「兩縣競地，非州不裁。既是兩縣，於理無妨。付司。權龍襄示。」典曰：「比來長官判事，皆不著姓。」龍襄曰：「余人不解，若不著姓，知我是誰家浪驢也！」龍襄不知忌日，謂府史曰：「何名私忌？」對曰：「父母忌日請假，獨坐房中不出。」襄至日，於房中靜坐，有青狗突入，龍襄大怒，曰：「沖破我忌。」更陳牒，改作明日好作忌日。談者笑之。

李宜得本賤人，背主逃匿。當玄宗起義，與王毛仲等立功，宜得官至武衛將軍。舊主遇諸途，趨而避之，不敢仰視。宜得令左右命之，主甚惶懼。至宅舍，請居上坐，宜得自

捧酒食，舊主流汗辭之。流連數日。遂奏雲：「臣蒙國恩，榮祿過分；臣舊主卑瑣，曾無寸祿。臣請割半俸，解官以榮之。願陛下遂臣愚款。」上嘉其誌，擢主為郎將，宜得復其秩。朝廷以此多之。

蘇頲年五歲，裴談過其父。頲方在，乃試誦庾信《枯樹賦》，將及終篇，避「談」字，因易其韻曰：「昔年移樹，依依漢陰。今看搖落，淒淒江潯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任。」談駭嘆久之，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。

唐婁師德，滎陽人也，為納言。客問浮休子曰：「婁納言何如「答曰：「納言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外愚而內敏，表晦而裏明。萬頃之波，渾而不濁，百煉之質，磨而不磷。可謂淑人君子，近代之名公者焉。」客曰：「狄仁傑為納言何如「浮休子曰：「粗覽經史，薄閱文華。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，剪伐淫詞有烈士之操。心神耿直，涅而不淄，膽氣堅剛，明而能斷。晚途錢癖，和嶠之徒與！」客曰：「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「答曰：「李昭德誌大而器小，氣高而智薄，假權制物，扼險淩人，剛愎有余，而恭寬不足，非謀身之道也。」俄伏法焉。又問：「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，忠赤之士乎「答曰：「俊臣面柔心狠，行險德薄，巧辯似智，巧諛似忠，傾覆邦家，誣陷良善，其江充之徒歟！蜂蠆害人，終為人所害。」無何為太仆卿，戮於西市。又問：「武三思可謂名王哉「答曰：「三思憑藉國親，位超衮職，貌象恭敬，心極殘忍。外示公直，內結陰謀，弄王法以復仇，假朝權而害物。晚封為德靜王，乃鼎賊也，不可以壽終。」竟為節湣太子所殺。又問：「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，近代之名臣也「答曰：「元忠文武雙闕，名實兩空，外示貞剛，內懷趨附。面折張食其之黨，勇若熊羆；諂事武士開之儔，怯同駑犬。首鼠之士，進退兩端，虺蜥之夫，曾無一誌。亂朝敗政，莫非斯人。附三思之徒，斥五王之族，以吾熟察，終不得其死然。」果坐事長流思州，憂恚而卒。又問：「中書令李嶠何如「答曰：「李公有三戾：性好榮遷，憎人升進；性好文章，憎人才筆；性好貪濁，憎人受賂。亦如古者有女君，性嗜肥鮮，禁人食肉；性愛綺羅，斷人衣錦；性好淫縱，憎人畜聲色。此亦李公之徒也。」又問：「司刑卿徐有功何如「答曰：「有功耿直之士也，明而有膽，剛而能斷。處陵夷之運，不偷媚以取容；居版蕩之朝，不遜辭以苟免。來俊臣羅織者，有功出之；袁智弘鍛煉者，有功寬之。躡虎尾而不驚，觸龍鱗而不懼。鳳跱鴟梟之內，直以全身；豹變豺狼之間，忠以遠害。若值清平之代，則張釋之、於定國豈同年而語哉！」又問：「司農卿趙履溫何如「答曰：「履溫心不涉學，眼不識文，貌恭而性狠，智小而謀大，趑趄狗盜，突忽豬貪。晨羊誘外，不覺其死，夜蛾覆燭，不覺其斃。頭寄於項，其能久乎。」後從事韋氏為逆，夷其三族。又問：「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「答曰：「愔猖獗小子，狡猾庸人。淺學浮詞，輕才薄德。狐蹲貴介，雉伏權門。前

托俊臣，後附張易。折支德靜之室，舐痔安樂之庭。鸮鴳棲於葦苕，魦鱮遊於沸鼎。既無雅量，終是凡材。以此求榮，得死為幸。」果謀反伏誅。

貞觀末，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，常有鵲巢其側，每飯食以餵之。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，系南康獄，月余劾不承。欲訊之，其鵲止於獄樓，向景逸歡喜，似傳語之狀。其日傳有赦，官司詰其來，雲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。三日而赦至，景逸還山。乃知玄衣素衿者，鵲之所傳也。

汝州刺史張昌期，易之弟也，恃寵驕貴，酷暴群僚。梁縣有人白雲「有白鵲見」，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。部人有鷂子七十籠，令以蠟塗爪。至林見白鵲，有群鵲隨之，見鷂迸散，惟白者存焉。鷂竦身取之，一無損傷，而籠送之。昌期笑曰：「此鵲贖君命也。」玉叩頭曰：「此天活玉，不然投河赴海，不敢見公。」拜謝而去。

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余日，帖然而卒。心上仍暖，經日而蘇，雲有一白衣人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訟殺其妻子。嶷對：「元不識此老人。」冥官雲：「君命未盡，且放歸。「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。令射殺，魅遂絕。

文明以後，天下諸州進雌雞，變為雄者多。或半已化，半未化。乃則天正位之兆。

衛鎬為縣官下鄉，至裏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，鹹言乞命，叩頭再三。斯須又至。鎬甚惡其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適所親有報曰：「王幸在家窮，無物設饌，有一雞見抱兒，已得十余日，將欲殺之。」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，遂市解放。是夜復夢，鹹欣然而去。

久視年中，越州有祖錄事，不得名，早出，見擔鵝向市中者。鵝見錄事，頻顧而鳴。祖乃以錢贖之，至僧寺，令放為長生鵝，竟不肯入寺，但走逐祖後。經坊歷市，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。祖收養之。左丞張錫親見說也。

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開，忽一聲稱「鴛」，一聲稱「央」。晨夕開閉，聲聞京師。漢末惡之，令毀其門，兩扇化為鴛鴦，相隨飛去。後改鄠縣為晏城縣。

天後時，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，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只，解人語。至都進之，留其雌者。雄者煩然不食，則天問曰：「何無聊也？」鳥為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，今頗思之。

乃呼景陽曰：「卿何故藏一鳥不進？」景陽叩頭謝罪，乃進之。則天不罪也。

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，夏冷如冰雪。有魚長一二寸，來去有時，蓋水上如粥。人取烹之而食，千萬家取不可盡，不知所從來。

通川界內多獺，各有主養之，並在河側岸間。獺若入穴，插雉尾於獺穴前，獺即不敢出。去卻尾即出。取得魚，必須上岸，人便奪之。取得多，然後放令自吃，吃飽即鳴杖以驅之還。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

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，頃之，見一物如白煉帶，極光晶，繳豎子項三兩匝，即落水死。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。人澡浴洗馬死者，皆謂黿所引，非也。此名「白特」，宜慎防之，蛟之類也。

齊州有萬頃陂，魚鱉水族，無所不有。鹹亨中，忽一僧持缽乞食，村人長者施以蔬供，食訖而去。於時漁人網得一魚，長六七尺，絲鱗鏤甲，錦質寶章，特異常魚。賚赴州餉遺，至村而死。眾共剖而分之，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，儼然並在。村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。自是陂中無水族，至今猶然。

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，才深五六尺，土中得魚數十頭，土有微潤。

貞觀中，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。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，五更早發。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，其刀卻內鞘中，貞等不知之。至明，店人趨貞等，拔刀血狼藉，囚禁拷訊，貞等苦毒，遂自誣。上疑之，差御史蔣恒復推。至，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，為人不足，且散，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。晚放出，令獄典密覘之，曰：「婆出，當有一人與婆語者，即記取姓名，勿令漏泄。」果有一人共語者，即記之。明日復爾。其人又問婆：「使人作何推勘？」如是者二日，並是此人。恒總追集男女三百余人，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，余並放散。問之具伏，雲與迪妻奸殺有實。奏之，敕賜帛二百段，除侍御史。